

“孩子们偷偷地捂着嘴笑，大叔也跟着我们笑，他说过年就应该喜气洋洋的，现在日子不愁吃不愁穿，你们爱怎么笑就怎么笑。”

炳春大叔

炳春大叔是父亲的堂弟，比父亲小十岁。他没读过多少书，以种田、做苦力为生。我小时候经常听说大叔用平板车帮供销社拖废品或棉花送往响水县城，从老家引河集到县城单片二三十公里，天黑出发，天亮回来，拖一趟废品挣十元钱。记不清他用多少个整夜的不眠不休和辛苦奔波换取一家人生活所需。

改革开放后，大叔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干完自己家里的活，又去帮助村里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做农活。父亲在外地工作，母亲一个人在家种十几亩地，还在读书的我们只能帮点微不足道的小忙，我家严重缺少劳力，大叔就经常过来帮助我们。

有一年秋季刨花生，月亮升起老高，我和母亲还在田里忙碌，又累又饿的我巴望着能早点收工回家。可是母亲怕第二天下雨，花生泡在水里没法刨，跟我说就是再累也要赶在当晚把花生刨完。当疲惫、饥饿和困倦一次次向我袭来时，大叔拿着刨花生工具出现在我们面前，三下五除二就将半亩花生刨起，并拖到我家大场上。母亲借着月色在场上摘花生，让我到屋里写作业，我偷偷地拿出书包中古希腊神话连环画，将普罗米修斯的脸画成炳春大叔的模样。

父亲读过几年完小，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每年春节都义务为村里人写对联。有一年除夕，炳春大叔买来红纸到我家请父亲写对联，看到屋里挤满等对联的人，犹豫着没有进门，村里人都知道他平时帮我家做了好多农活，同意他插队让父亲帮他先写，他却连连摆手说自己拿回家写。

年初一早上，我们几个孩子去大叔家拜年，赫然看到他家门上贴着一副对联，歪歪扭扭地写着感谢的话。最具特色的是下联的“谢”字是用笔画了一捺后添上的，就像我们写作业漏掉一个字后添上一样。孩子们偷偷地捂着嘴笑，大叔也跟着我们笑，他说过年就应该喜气洋洋的，现在日子不愁吃不愁穿，你们爱怎么笑就怎么笑。

自从离开村子，与炳春大叔就没有了联系，有什么事情都是弟弟全权处理，今年年初大叔来吊唁父亲我也没能和他说上一句话。前不久，中元节回家祭奠祖父母和父亲，在村里新规划的公墓里看到一块新墓碑，上面写着炳春大叔的名字，以为看错，又以为同名，问了弟弟才知道确实就是我们的炳春大叔。一个多月前，76岁的他独自一个人到离家两里多的水稻田施肥，不幸中暑晕倒，再也没有醒来。

一辈子爱劳动、爱土地的大叔，最后倒在自己热爱的土地里。村里有人说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都在劳动，一天福没享；有人说他这样走了也挺好，一天罪没受。我不知道说什么，这两天满脑子都是关于他过去的零散回忆，有的模糊，有的清晰，想起那些往事，鼻子酸酸的。

看到炳春大叔与父亲仍然同住一个“村子”，心里颇有些安慰。很感谢现在统一规划的公墓，让同一个村子的人最后依旧是“邻居”。



登瀛

刊头书法 暂科书
池中倩影 李海波摄

金沙湖的夏夜，有旧式的虫鸣萤火守望，有尖新的音舞光影加持，恬静着乡野的恬静，凝望着城市的凝望。湖水枕着一轮皓月，睡去，把偌大的一片安谧与仙境，留与你。

金沙与碧水

夏季是金沙湖的嘉年华。

金沙湖不是“角度美人”，她的美是全息的、四季的；尤其是她与夏季，抑或夏季与她之间的关系，套用一句古诗词便是：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夏日清晨，下榻于斯的客人与金沙湖一样自然醒来，滴洒着露水的朝阳，从水天青崖一色的湖东涯，松开与绿芦的牵手，徐缓地舔笔于淡粉嫣红，给自然匀上晨妆。鸟有类分，早起的，应和着湖畔塑胶行道上的跑团人群，在晨练；恋巢守枝的，也不是懒汉，它们正咬噬喳地上早读课；湖水乐了，满面莞尔。一只白鹭在青洲边静立，模样是那种入神的镇静，是在看伸懒腰的青荇，是在看一只拎着自己饿腹的虎头鲨鱼去买早餐。野鹜总是处于热恋情状，一出门便是扑棱棱的兴奋，难道昨夜它们偷听了黑天鹅的情

话？林深时见鹿。鹿儿们在树下鼻翼翕张，葱绿的不是枝叶，而是茂盛的鲜氧。清润的水气，从数百亩的湖面上，向四下洇溢而去，腾空场地为舞台似的。噢，游泳的时辰到了。

金沙与碧水，是一对仙侣又是一双志愿者。仙侣指的是出身经历的地造天设、旷世情缘和无尽执手；志愿者，是成全金沙湖的合璧双珠，是成就湖之美的绿叶红花，是成就金沙湖高光期夏季旅游景象的独特条件。水澄水滢，沙细沙软，到此游哉泳哉，如花在春，如鱼在水；泳装阳伞，浪花笑韵，波澜兴起，惹得一艘艘赛艇来来去去地为湖面挠痒痒。是的，金沙湖的旺季，被金沙碧水邀来又留下。

金沙湖的水，不只一面示人待客。避开最炽日头，午憩一番品茗之后，就在宾馆内，择一眼温泉，有两石置座，取三树庇荫，享受比湖

水更有温情与深情的抚慰，两水相映，一身惬意。室内的无边泳池，比湖水更有广度与角度，其实是想象力的舒放，湖池一体，乾坤大也。风水清，日光明，游人欢兴，不在意霞辉西移。

暮色欲拢未拢湖面之时，帐篷营入驻草甸沙滩，疑似万朵彩蘑菇生；忙于篝火晚会的，众人拾柴，火焰待高，热浪不会被夜色所遮。美食市集这时也炫彩开张，灯华泻向湖面，与星光一起秀起今夜无眠。

金沙湖的夏夜，有旧式的虫鸣萤火守望，有尖新的音舞光影加持，恬静着乡野的恬静，凝望着城市的凝望。湖水枕着一轮皓月，睡去，把偌大的一片安谧与仙境，留与你。

世间所谓的美好，就是与放松、放慢的自己遇见。金沙湖的夏夜，入梦者，无不遇见在水一方的佳人，还有嘉年华的自己。这个梦，无法清淡，惟有醉浓。

摇曳的芦花

芦苇，一种傍水而生的植物，出身平凡且位次卑微，一生取天之灵气，地之清华，逢土生根，遇水生长，任凭风雨打，枯荣不惊，始终茂盛如蓬、郁郁芊芊。

芦苇生长得很快，春天，只要水源充足，它就会沿着沟河两侧岸边盘根错节，一排排、一簇簇蓬蓬勃勃地生长。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用芦叶制作芦笛，把芦叶叠加起来卷成喇叭状，然后用嘴去吹，就会发出尖的、细的、粗的不同响声来，作为我们儿时打仗的冲锋号，为我们纯真的童年增添了一份乐趣。

初夏时节，是芦叶生长的旺盛时期，也是每年传统的端午节用芦叶包粽子的时候。记得那时候母亲带着我打芦叶，一张张碧青的像剑一般的叶子，在母亲灵巧的手上窸窸窣窣，不大一会工夫，我们就打了五六捆芦叶，回家摊开放到太阳下晒干，母亲说晒干再放锅里煮过的粽叶才有韧劲，裹出来的粽子也会更加清香。

芦苇是根茎相连、成群成片地生长的。它是沟河护坡防止水土流失的最好植物，还因其根茎叶向上到下都有通气组织，可以起到增加氧气、净化水源的功能。

每年暑假时，中午骄阳似火，我们趁大人午睡，约上一群小朋友

偷偷来到河里摸鱼。只要在芦苇茂密的水下肯定是有鱼的，大家一起手脚并用，使劲把河水搅浑，那鱼儿在水下就慌了神乱了脚，纷纷往芦苇窝里钻，在我们的手掌和两腿之间不停地甩着尾巴到处乱钻，这时两手轻轻一合拢，鱼儿就能一逮一个准，每次都能满载而归。

秋风徐来，河水波荡，正是芦花开放的时候。芦花虽然被称为花，但它比起那些鲜艳夺目的花儿，却显得有些逊色。不过它从来不攀不比，依然绽放出自己最美的样子。犹如天空中的一片片云朵，轻轻飘落在芦梢上。在阳光的照耀和秋风的吹拂下，摇摇曳曳，风姿绰约，呈现出一幅简洁素静而又曼妙优美的画面。傍晚，芦花更像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在夕阳的映衬下，显得精神矍铄，稳健而慈祥。

仲夏春意美，芦花满眼秋。芦花被多少骚人墨客借以抒发情感，寄托相思写入诗中，留下了许多瑰丽诗篇。唐代诗人雍裕之在《芦花》中写道“夹岸复连沙，枝枝摇浪花。月明浑似雪，无处认渔家”。明代诗人成鹫在《华亭渡》中，则描绘出秋天的另一番景色：“古渡三更月，芦花两岸秋。生平羡鱼意，分付水东流。”

当秋去冬来，木枯叶落，正是

收割芦苇的时节。那时候人们生活艰苦，收割芦苇就是收割了希望。记得小时候，父亲把收割好的芦花轻轻搓成绳子，然后再编成草鞋，虽然样貌笨拙，但冬天穿在脚上却非常暖和。芦秆还可以用绳子编成帘子，夏天既可以挂在门檐上，阻挡蚊虫和苍蝇，又可铺在地面上晒被褥和稻谷。芦秆还可以制作加工成芦席、菜篮等家用器具。芦苇还因茎秆坚韧，纤维含量高，是工业造纸的主要原料，用芦苇造出来的白纸质地上好，书写方便。

要求于人的甚少，给予人的很多，这是对芦苇一生的写照。

随着时代的发展，农村过去随处可见的芦苇，如今难得一见。在对农村河道环境的治理过程中，人们在河边用木桩或砖石驳起了岸，在水边栽上景观树木和观赏性水生植物。有的农村河道两侧虽然有芦苇，但只要露头生长就会被修剪，然后长起了草坪。这些景象看起来虽然有一种“视觉享受”，但缺少了过去那种粗犷的原生态的自然美。

在物质丰富的今天，芦苇及其制品越发不多见了，唯有在城市公园或街区绿岛，还能偶尔看见它的身影，那是供观赏的。但我们却无法忘却芦苇曾经带来的温暖。